

中国教育协会编

红 日

原著 / 吴 强 缩写 / 童 心

主编 / 端木蕻良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红 日

原著	吴 强
缩写	童 心
插图	王 伟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8

ISBN-5402-0346-3

I.中II端...III.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N.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1864号

主 编 端木蕻良

责任编辑 易之靳军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红 日

吴强 原著

童心 缩写

*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赤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排版

河北大厂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0.5印张 130千字

1995年8第1版 2000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数:5000

全套定价: 98.00元 (分册定价: 9.80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學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學校長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學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學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

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设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和插图本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學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者。

第一章

涟水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
淤河堤岸的大道上，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旅客、商贩的车辆、骡马也绝迹了。

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豆秸、寂寞地蹲伏在那里。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

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

这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十架、二十架、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从黎明的黄昏，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轰鸣。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着泥土，扬到半空。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

烈。有时候，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房屋树木、花草，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发着颤抖。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守备战壕的掩蔽部里，已经两天半了。

“这打的什么仗？我还是头一回！”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最新式的！”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战？我们的炮呢？”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面前来干！蹲在老远放空炮，算得什么？”机枪射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

“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对金立忠说。

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向班长望望，嗟叹着一声。

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把他手里的刺刀，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说道：

“我们的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

正在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哗哗沙沙”地震落下来。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

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五班、六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

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冲到战壕外面去，和敌人厮杀一番。

“怎么样？”张华峰低声问道。

杨军轻轻地摇摇头。

“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为什么？”

张华峰又问了一句，同时爬起身子，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杨军一把将他拉住，说道：

“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加工！”

乘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覆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

整整一天，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前进了三公里。

在当天的夜晚，他们奉令举行一次出击。

沿着淤河滩向前摸进，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悲愤的低诉。夜空里，繁星缀满蓝天，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身子不能立直的掩蔽部里，这时候，他们真是回到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他的一只手握紧了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他

心里说：“这种打法，我死了也甘愿。”河滩上没有路道，潮水刚退下去，滩边又烂又滑，腿脚不时地陷到滩淤里去。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你们赶快把我打死！打死！”

走了没有几步，他就死了。

二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下半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100磅的炸弹，全部牺牲了，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杨军的左肩，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了，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前进了一段之后，杨军凭据着单

人掩体，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敌人射击。

一个敌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兵士们，爬起身来继续冲锋。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他扣了一下枪机，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全战壕的战士们，和出膛的子弹一样，猛地飞蹦出去，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嚎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他们急风骤雨似地扑向敌人。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有的回头就跑，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杨军忍着肩部创伤的疼痛，在矮墙附近，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

他终于瘫软下来。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虽然还很清醒，但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按着坚硬的地面，紧紧地咬着牙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有能够如愿，他又跌倒下来，仍旧躺在矮墙底下。稍隔一会，突然一阵枪声，

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本能地爬了起来，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好似一盆烈

火在燃烧。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他确信没有看错，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耀着闪闪的光亮。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支撑着身体，一只手举起枪来，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出。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跟。他停顿了一下，抱住他的枪托，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的光景。杨军急得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下去。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跤，

膝盖碰出了血，裤筒子卷到大腿上，伤处裹着纱布，攀着张华峰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

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在走了十多小以后，杨军突然停止下来，说道：

“把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不死，也快断气了！”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

“我去！”张华峰说着，跑回到矮墙那里去。

三

淤河的水，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高高的白杨，一棵老白果树，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别了！

战士张华峰、金立忠、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两天来，连续向北走了120公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倒在田野上的秫秸丛子旁边，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睡了三个钟头。

秦守本感到十分疲劳，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

张华峰户上，就这样，他还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本来，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这两天，在四个人里面，他却成了最沉默寡言的一个。

从火线上撤退下来，他们一直保持一种沉默状态，他们心里都有好多的话要向外倾吐，可是谁都不说什么。他们互相看看望望，头就不由地低下去，全班12个人，八个不在一起了。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其余的七个，为着神圣的革命事业，捐献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头感到痛苦和悲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谁要多说一句话，谁要对谁再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罪过，他们四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秦守本站了起来，好似许多话并到了这一句话里，突然大声说道：

“烧饭吃！肚子叫了！”

他们走进一个居民家里，把桌上的一小盆山芋茶，你一碗我一瓢，一股劲喝得精光。

鸡栏和猪栏全是空的，房间里打扫得很洁净，所有家畜、衣物和粮食，全都弄走了。

房主是个70多岁的白胡老爹，他对他们说：

“家里人都走了！没人帮你们做，也没什么给你们吃！”

他从火塘里扒出几个烤熟了的红山芋，送到战士们面前的小方桌上。

周凤山烧水，金立忠淘米，张华峰向锅里倒水。秦守本没有动手，坐在门边剥红山芋吃。

白胡老爹坐在秦守本对面的小凳子上，向秦守本问道：

“是涟水城下来的？”

秦守本点点头。

“城里的宝塔没有给大炮打坏吧？”

“没有！”

白胡老爹接着说：

“同志！不能不打吗？”

“不是我们要打的！是蒋介石！”张华峰在锅台边喊着说。

“我知道。不能谈和吗？”白胡老爹问道。

“毛主席去年到重庆跟他们订了和平条约，他们都撕掉了！你不打，他要打！你和他不和！有什么法子？”张华峰走到白胡子老爹面前说。

“那就只有打啦？”

张华峰点着脑袋，举出拳头回答说：

“对！只有打！”

白胡老爹走到后屋，从床底下的小坛子里，拿了一盘腌蒜苗来，给战士们做小菜，这是四个人这一天吃的第二餐饭。

吃饭以后，秦守本有了气力，他洗涤了锅、碗、盘、筷。他们道谢了老主人，又穿插在纷杂的队伍

里，默默地向前走去。

四

张华峰一觉睡到中午，直到太阳晒到他们睡觉的牛车棚子里，才似醒非醒地坐起来。睡得真美，将近20天里，只有这一觉算是睡得最满足的。他揉开眼睛以后，好似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边一样，身子突然起了震动，心里簇起了一把皱纹。睡在他脚头的金立忠和周凤山还在打鼾，睡在他身边的秦守本却不在了。

“秦守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原来，秦守本在半小时以前，被一个什么突然的声响，从梦里惊醒。醒后，他觉得口干，到住着队伍的居民家里找水喝，碰到了军司令部作战科长黄达，黄达和他谈了几句话以后，把他带走了。

秦守本惶惑地被带到一位高级首长那里，高级首长正在吃午饭，秦守本也就在那里饱餐了一顿，并且得到了一支他很少吸过的刀牌香烟。

“你们班里还有几个人？”秦守本说了他所经历的战斗情况以后，高级首长问道。

“四个人。”秦守本回答说。

“四个什么人？”

“一个机枪手，一个弹药手，我跟张华峰，都是用

步枪的。”

高级首长从桌子边走到秦守本的跟前,用他那乌光逼人的眼睛,在秦守本的脸上和全身观察了一下。秦守本刚到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忙着吃饭和回答问题,没有来得及辨认和猜想这个首长到底是谁,现在,他作出了判断,这是他的军长。

秦守本觉得他和军长是彼此相识。军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特别感到高兴,几天来的沉闷和忧郁,消失了一大半。这个当儿,他在军长面前,完全像一个孩子一样,生了粉刺的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笑容。

“你们班长叫杨军?是小杨?跟你差不多高,比你棒一些,结结实实的?天目山人?”军长在室内踱了几步,把开头问过的话又重新着重地问道。

秦守本一一地点头应诺以后,手捻着钮扣,轻声说道:

“我也是天目山人,新登县秦家桥。”

“去弄饭给他们吃,吃过饭,把他们四个人都带到我这里来!”军长对站在一旁的作战科长黄达吩咐说。

黄达带着秦守本离开了军长的屋子。

军长的名字叫沈振新,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乌光闪闪的眼睛上面的两道浓眉,稍稍上竖,额头有些前迎,虽然在额头和眼角上已经显出几道浅淡的皱纹,